

中国古诗英译的女性隐喻视角*

王方路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47)

[摘要]中国文学肇始之初,诗人们就已多方采用妇女和爱情来宣泄真实心境和对现实的不满。此后这方面,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不少佳话佳作,诸如爱情圆缺、仕途得失、寒秋扼腕、春意凝望,总有一个牵动人心的丰满女性。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的现象?原因在于,古代社会,包括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等级观念无处不在。在社会生活中,女人从属于男人,而男人则从属于统治集团。因此,(男)诗人们常常扮演女性形象以抒情中块垒,而不直露,避免伤雅失礼。

[关键词]中国古诗;女性隐喻,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6-0127-05

一、诗歌、隐喻、翻译

国内不少学者研究兴趣集中体现在诗歌、隐喻与翻译上。在这方面,他们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均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马海燕(2004:6)以杨宪益夫妇和大卫·霍克斯、约翰·明福德两个译本为范本,探讨了他们在处理《红楼梦》中的隐喻翻译时采用的几种方法,并评析这些方法在具体的表达中所产生的效果。刘利华、张沛沛(1994:4)指出,在英语学习中,要培养常规关系意识,才能较准确地翻译某些英语中隐喻,不致造成失误。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 Relation)是新格赖斯语用机制中一个至为重要的概念,直到1996年徐盛桓对“常规关系”作了定义,表述为若事物(或其特征)A一般总是常规性地同事物B(同样或其特征)联系在一起,A和B就结成了常规关系。而英语隐喻中的喻体(source domain)和本体(target domain)通过比喻词建立起常规关系。提到喻体在一定条件下就会通过比喻词联系上本体,本体就是从这一常规关系中能翻译出其含意。党明虎(2003:5)指出,人们对意象主义有很大的好奇心。艾兹拉·庞德是意象运动的发起人。意象派对诗歌的要求是:诗歌必须凝缩、简练、含蓄。不必过多追求形式与韵律。他们着重用视觉意象引起联想,表达那一瞬间的真实感受。The River's Merchant's Wife: A Letter就是庞德用意象派风格翻译的一首李白的诗《长干行》。他通过解读庞德译诗《长干行》,对比西方意象派与中国诗歌的美感经验的相似之处,解读意象派,并说明庞德对汉诗英译的特殊贡献。水小重(1998:3)认为,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大体相同性及其语言的相通性,为民族文学的翻译提供了可译性基础,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诸如思维方法、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又给民族文学特别是中国

古诗的英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然,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困难,才使“翻译跳出‘技巧’的范畴而变为一种艺术”。刘丹凤(2005:5)通过对隐喻理论的综述和对隐喻的本质、语言特征和理解过程的探讨,分析了影响隐喻语言理解的各种因素,例如语言本身、百科知识、文化背景、语境因素、说话者和听话者等。虽然在翻译学领域里也不乏对隐喻的研究,但本文试图从基于认知理论的隐喻学角度来探讨隐喻的可译性和翻译隐喻语言的一些可行策略和技巧。笔者认为选择何种翻译手法取决于待翻译的文本类型和该文本面向新的交际情景下新的读者的功能和需求。王国鹏(2005:6)指出,隐喻是交际中使用最多的修辞方式,关于它的翻译问题历来是中外各国专家学者探讨的焦点。由于源语言与目的语在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背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两种语言读者对同一喻体认知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在我们的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认知的因素。

张云(2005:6)指出,从传统的语言学角度来看,隐喻是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因而隐喻只是修辞学、文学和文体学研究的对象;而从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隐喻是人们对抽象概念认识和表达的强有力工具,不仅是语言学的,更重要的是认知的、概念的。他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解读隐喻,把隐喻分成共有隐喻和特殊隐喻两大类,并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隐喻翻译的不同方法,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译文的文化语用价值。卓振英(1997:4)指出,中国是诗的国度,汉诗英译在弘扬民族文化和翻译研究等方面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逐字对译(Mataphrase)和散文化意译(Prose Paraphrase)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它们都难以使原诗的美学价值得到较全面的再现。要做到形神兼

* [收稿日期]2007-07-23

[作者简介]王方路,男,重庆市人,硕士,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似,就必须采用诗化翻译法(Versified Translation)。它比意译多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步骤,即诗化(Versification)。由于诗歌富于个性,诗歌语言具有极强的艺术性,诗的意象、意境、韵致微妙而难以捉摸;由于汉语复杂而富于表达力,汉诗形式多样且内容广泛;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东西方两种文化及两种思维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双语思维转换及形诸散文已特别困难,诗化就更不必说了。翻译,要做到传情传神,最大限度地迁移或再现原诗的形式美、音韵美、节奏美、情感美、意境美和风格美,译者不仅要有雄厚的汉语汉诗和英语英诗功底,扎实的东西方比较文化知识以及诗人的才情,而且必须具备驾驭翻译理论和运用翻译技巧的能力。她(1998:12)还指出,汉诗有“诗眼”一说。所谓“诗眼”,指的是一首诗中最为关键和精彩的词句。它或能表现客观事物的精微,或能勾画人物的韵致;或能创造鲜明的意象,或能蕴含深刻的哲理。一首好诗往往工在一字、一句。为了追求这种词句,诗人便对众多的词汇和语句加以反复琢磨,从中挑选出最为恰当者。这种写诗方法,诗学上称为“炼字”。贾岛“僧敲月下门”一句中,“敲”比“推”好;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绿”字比“到”、“过”、“入”或“满”都要好,这些都是“炼字”的典范。针对汉诗的这一特点,我们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就必须词斟句酌,相应的在译文语言的词句上反复锤炼、推敲,以求保持和再现原诗的意象、意境、音韵和节奏等诗歌美学价值,再创造出形神兼备的译品。我们可以从诗学、词汇学、修辞学的角度,探讨汉诗英译过程中“炼字(词)”的若干方法。

在谈到汉诗英译的风格变通时,卓振英(2003:10)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出发,探讨汉诗英译中风格变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风格再现是重要的;在多数情况下,原诗的风格是可译的。然而,由于文化变迁、诗歌意义增殖、读者价值观因时而异等原因,翻译中的风格变通有时也是必要的。这种变通既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和文化意识,又反映了时代的文化需求。王建平(2005:4)认为,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形式和关系可以形成一种新质,一种不属于任何具体部分,却可以涵盖各个部分,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的“格式塔质”。汉语诗词的丰富意蕴其实就是一种“格式塔质”,它虽然依靠构成诗篇的一个个词语来体现或蕴含,却远远超过这些词语意义及其所指代的意象的相加和堆砌。本文通过一些汉诗英译实例的比较与分析,从三个方面探讨译诗语篇重构过程中的艺术空白处理,认为对原诗“未定点”与“空白”的处理,必须以充分保留其“格式塔质”为基本准则。只有这样,译诗的语篇重构才算成功。温建平(2005:1)指出,汉语语言的含蓄特征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的优势,为译者诠释提供了自由驰骋的空间。汉语语言的主语隐含就是明证,但是却为翻译设下了“天堑”。译者在享有诠释自由的同时,也必然受到原作意图、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储存和译文语言特点等多方面的局限。他以《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辞》的三种译文对人称代词的选择为切入点来探讨了汉诗英译中译者的诠释空间。陈丽江(2003:5)认为,隐

喻是语言的普遍现象,广泛存在于话语中。现代隐喻学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而且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思维习惯。在简要探讨了隐喻的基本功能和分类后,他试图运用话语语言学的理论知识,从话语的七个标准四个范畴来探讨话语中的隐喻的翻译问题。闫军利(2005:6)指出,诗歌翻译的艺术,是在各种要素之间取得平衡的艺术。成功的汉诗英译,应体现出“信”与“美”的和谐统一。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采用三条标准来把握信息传递效果:准确度、冗余度、可接受性。更重要的是,信息精确还应看其是否能传达出原文的意境、情感和风格。如果不能传达,则应转换信息的表达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作到“信”“美”兼备。

肖坤学(2005:5)认为,隐喻历来被视为语言的一种异体表达方式而被纳入修辞学的范畴。传统翻译理论对隐喻的翻译研究也多以修辞为取向,把隐喻的翻译视为修辞层面的语际转换问题。以认知科学为依托的新兴语言学流派——认知语言学从认知角度对隐喻作出了全新的解释: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既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也是人类的重要认知方式。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描写凸显了隐喻的认知性质,认为隐喻的产生具有心理基础,并有心理上的运作机制。对翻译而言,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无疑给隐喻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他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从认知角度探讨隐喻翻译的尝试,并提出隐喻翻译应该采取认知取向的观点。周红民(2004:1)从“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生活中的语言充满着隐喻”这一视角出发,来揭示英语隐喻意义的一般演算过程,演算的制约机制,演算后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以此来扩大隐喻翻译的研究范围,揭示隐喻翻译深层次的机理,避免以往的表象化说教。杜晓、张君(2004:3)认为,名词性隐喻是使用频率最大的一种隐喻。名词性隐喻的语义结构通常有以下两种形式:只出现本体、喻体、喻词,相当于汉语中的暗喻;只出现喻体,相当于汉语中的借喻。从语义结构上看,英语名词性隐喻的翻译方法有六种,即:不改变喻体;不改变喻体但加释义;改变喻体;译成明喻;译成非隐喻;不译。张美芳(2005:5)指出,翻译的过程非常复杂。罗杰·贝尔尝试用图形模式来描述翻译的过程,以系统功能语言模式为理论基础,探讨“意义”如何被认知又如何被转换,新信息如何与旧信息组合成一个全新的目标语译文。而他尝试运用贝尔的认知图式来分析两则隐喻的翻译过程,从中探讨在此过程中译者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原文中的概念代码(即解码),又如何根据译语文化和语境进行概念代码的转换(即编码),从而生产出一个能在目标语文化中与原文功能相似的译文。

李正栓(2005:10)指出,徐忠杰自己从未专门撰文阐述自己的翻译思想或原则。这给研究他的思想带来困难。在汉诗英译这个学术圈子里,他做了一些工作,但研究他的人并不多。通过对他的翻译进行研读,不难发现,徐忠杰遵循了以下原则:以诗译诗原则、音韵美原则、膨胀性原则、解释性原则、跨文化原则。耿艳梅、阮红梅(2003:10)指出,隐喻翻译合成理论向人们介绍了语言内部及语

言间的认知运作方式,它科学地细化了隐喻框架下翻译中意义移植的认知心理运作过程。这一理论摆脱了传统翻译中因“对等”概念而存在的“直译”与“意译”之间无休止的纷争,为翻译人员提供了翻译方法的新视角。张保红(2005:4)从语词意象、意象组合以及意象系统三个方面探讨了陶渊明诗《归园田居》(其一)的翻译问题,旨在阐明意象视角下的汉诗英译研究的特色与显在优势。谭业升、葛锦荣(2005:4)指出,翻译作为跨文化的语言活动,其认知基础和空间可从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上进行探讨。他们以情感隐喻翻译为例,探讨了认知限定条件与隐喻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指出以隐喻概念映射系统为基础的相似或不同的映射条件既可说明不同潜在翻译策略的实质,又可有效界定可译与不可译的潜在空间。李悦(2004:6)运用语用学理论,分析隐喻语用意义及其在翻译中的转换,试图从新的视角解决隐喻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发掘、把握、理解和再现源语语用意义的全部内涵。王继丰(2004:3)指出,现代隐喻理论认为人类的语言和思维都具有隐喻的特点,翻译的同化与异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他从直译、意译、将一种文化中的形象比喻转化为目标语中相对应的已有的形象比喻、采取直译并附带解释或注释的形式以及用汉语的对句结构来翻译英语中的隐喻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探讨隐喻翻译的同化与异化问题。姚勇芳(2000:4)以词、词组及汉诗英译为例,探讨了英语与汉语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的差异。语义上,英语词汇客观明晰,词丰义微;汉语词汇主观概括,词约义富。语篇上,英语衔接严谨,诉诸理性,语篇较长;汉语连贯紧凑,诉诸意象,语篇较短。认识其差异可以促进英语学习和英汉互译的研究。

通过上述有关诗歌、隐喻与翻译研究的匆匆巡礼似的考察,我们已然明了以下事实:第一,隐喻是现实语言实践中的一种突出现象,人们正是依靠隐喻才能将一些道理、情感、理想、愿望十分巧妙地而又不失机智地表达出来。第二,诗歌,尤其中国古诗尤其具有隐喻的特色。第三,在涉及隐喻翻译时,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认识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策略,最大限度的实现翻译的任务。第四,以上研究,有的着眼宏观,有的着眼微观。但都没有提出某一类题材文本隐喻的翻译,于是,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即具有女性隐喻特点的中国古诗的英译问题研究。

二、中国古诗女性隐喻特色

1、中国古诗女性隐喻特色

中国文学史中有一个传统,用美人与爱情故事隐喻诗人的内心活动与政治抱负和理想世界。中国文学肇始之初,诗人们就已多方采用妇女和爱情来宣泄真实心境和对现实的不满。此后这方面,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不少佳话佳作,诸如爱情圆缺、仕途得失、寒秋扼腕、春意凝望,爱恨煎迫,总有一个牵动人心的丰满女性。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的现象?原因在于,古代社会,包括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等级观念无处不在。在社会生活中,女人从属于男人,而男人则从属于统治集团。因此,(男)诗人们常常扮演女性形象以抒胸中块垒,而不直露,避免伤雅失礼。本文作者

认为,我们在将此类诗歌翻译成外语时,首先应当认识到它们的典型特征,即,女性隐喻特色。本文涉及的中国古代诗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即与现代诗或自由诗相对立的、重音韵格律对仗的、时间跨度比较长的古体诗。

本节先列举几个典型事例,这些例子分别选自《诗经》、《古诗观止》、《唐诗鉴赏辞典》。在第三节中,还有具体论述。“爱情圆缺”一类以《诗经》开篇《关雎》为例。《诗经》所收录的诗歌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有的歌颂爱情,有的赞美劳动,有的反映社会矛盾,《关雎》就是其中歌颂爱情的著名诗篇。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关雎这种鸟隐喻对爱情忠贞的人。

“仕途得失”一类以《七哀》为例。《七哀》,一名《怨诗行》,汉末乐府题名。此诗写思妇的悲哀。月光如水映照高楼,楼上有个少妇满怀愁思,声声叹息。这位悲叹不绝的女子又是谁呢?原来是一个游子的妻子,她的丈夫出门已十多年了,以致她一直独宿孤眠。在她看来,夫妻本如尘与泥,同为一体,如今丈夫已像路上飘扬的清尘,而她如同沉在水中的浊泥。一浮一沉情势不同,会合和好,恐怕再难如愿。但是,这位多情的女子并不因此灰心,她执著地希望化作西南风远远地吹入郎君的胸怀。然而只担心郎君早已变心,无法挽回,他的襟怀不肯为我敞开,我又将依靠谁呢?想到这里,她自然更是悲愁难抑了。此诗描写委婉深挚,缠绵悱恻,刻画思妇怨怅心理;十分动人逼真。也有人以为此诗有所寄托,以“孤妾”自喻,以“良人”喻曹丕。诗人借思妇之口,诉说心意,盼求曹丕顾念骨肉之情兄弟相亲。诗从汉诗《西北有高楼》脱化而来,但汉诗是客观叙述,纯用赋体;此篇兼用比兴,读来更觉婉至。

“寒秋扼腕”一类以王昌龄《闺怨》为例。诗歌细腻地写出征妇的复杂心理。从一心期望丈夫立功封侯到企盼夫妇团聚,情感层次变异。明人顾璘《批点唐诗正音》评曰:“雍容浑含,明白简易,真有雅音,绝句中之极品也。”诗歌前半故作不愁,再以春日凝妆加以强化,双重铺垫,然而以柳色为转折关键,笔下陡生波折,将一个“悔”字重重跌出。不愁越甚,悔意越浓,反衬对照,曲折有致。

“春意凝望”一类以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或《闺意献张水部》)为例。唐代风气,一般举子入京应试,都要拜谒名公巨卿,献上诗文即行卷,以希求延誉褒美,这样取进士就比较便捷。当时以“校秘文而训国胄”“历文雅之选”的张籍已颇有“宠名”(白居易《张籍可水部员外郎制》),这就成了诗人投谒的对象。本诗诗人以新娘自比,借闺意以喻试场,十分真切地描摹了临考前作者复杂的心情。前两句托出氛围,漂亮的新房,喜庆的红烛,夜阑人散,新人双双,本该效于飞之乐,然而她却不眠。为什么?因为婚礼未完,第二天一早还要拜见公婆,不知公婆是否满意自己?这就笼罩了一层惴惴不安的气氛。所谓公婆,是暗指主考官,唐代大都是礼部侍郎,宝历二年知贡举的是杨嗣复。后两句写出本事,新娘趁夜盛装打扮,以待天晓。她妆罢低声娇羞地问夫婿:我画的眉毛,深浅符合时宜吗?夫婿这里暗指张籍,是要征求他对自己诗文的想法,意为能否为主考官看中,考取进士呢?唐人妇女眉毛的画法很讲究,

有多种画法,这里因为是比喻,所以只以深浅浓淡略过。全诗以构思精巧取胜。舅姑,是当时的口语,语言含蓄而通俗。

“爱恨煎迫”一类以杜甫《丽人行》为例。天宝十一载(752),权相李林甫死。十一月杨贵妃从兄杨国忠任右相。诗当作于天宝十二载暮春。三月初三风和日丽天朗气清,曲江池边聚集了众多游春女子。个个浓妆艳抹神情悠远,显得既端庄又淡雅自然,都有洁白细腻肌肤和匀称形体。身穿绫罗绸缎,金银线绣着美丽的孔雀麒麟,与明媚春光相辉映。两鬓垂挂着翡翠盃叶,裙带镶嵌珠玉紧贴腰际。其中有座帐幕绘满云彩,主人是皇亲国戚,皇帝赐封为虢国与秦国的两位夫人。华美的锅有香喷喷的驼峰嫩肉,水晶盘里是肥鲜白如银的蒸鱼。吃腻了名贵菜肴懒得动犀角筷,大厨师细切精烹空忙一番。太监飞马来侍候不敢扬起灰尘,御膳房络绎不绝送来山珍海味。筵席间箫管声哀怨悱恻感动鬼神,一帮子宾客随从都是身居要职朝廷权要。最后骑马到的人骄横不可一世,大模大样轩前下马踩着地毯走进帐门。他与虢国夫人是兄妹,且又有私情,两人时常传递信息,相亲相爱。这人气焰热得烫手权势绝伦,千万不要靠近窥探惹得丞相发怒!

这首诗以《丽人行》为题,描绘的却是丑人图。那些丽人“金玉其外”,而本质上“败絮其中”。全诗先写高等游乐场“长安水边”全景,芸芸丽人雍容华贵,决非平常百姓。其次是中景,推出“云幕”内丽人的头面人物——虢国、秦国夫人开宴的豪华排场。“犀箸厌肴久未下”一个细节,将这些饱吸民脂民膏的寄生虫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最后是近景,给姗姗来迟的丞相以特写镜头。他旁若无人,唯我独尊,其实是个披着一张高贵画皮的无赖。“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写得隐约含蓄,暗示了这位煊赫大丞相与杨氏姐妹的暧昧关系,巧妙地亮出了他的丑恶原形。

2、翻译此类诗歌及赏析此类诗歌译文的要点

第一、要特别突出其女性隐喻特色。主要通过叙事角度——女性视角来传递原诗的内涵;还要通过一些能够体现女性特点的意象来传递此中信息,这就涉及关键词语的选用。

第二、要通过特殊的韵律体现女性特色。对于本文归纳的五类女性隐喻特色突出的中国古诗,需要根据不同的主题、反映的不同情绪,选用与之相匹配的押韵方式,情绪高亢者用宽洪韵,情绪低落的则选用细柔韵。

第三、要通过一些特别的手段,尽量向外国读者最大限度地传递诗歌信息。有些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特有的文化内涵,需要根据我们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增加相应的解释性内容,以补译文之不足。若是专家学者,则处理成专家学者文本,这就需要增加脚注,或者尾注。特别要增加有关突出女性隐喻特色的内容。若是普通文本,则采用解释性译法,将有关内容化在译文诗行之中。本文假定的读者群为专家学者,因此,译本也为专家学者文本,采取的处理方法相应地就是增加注解——脚注或尾注。之所以这样做,也是能达到许渊冲先生所谓的“三之”之效。

另外,在讨论代表性诗篇的翻译时,将分成“原文”、“解读”、

“译文”、“评析”四个部分。

“原文”部分,将全文照录所选诗歌。

“解读”部分,将解读诗歌大意,指出其女性隐喻特色。

“译文”部分,将提供现存几种译文,译文引述自《中诗音韵探胜》、《唐宋词一百首》、《唐诗一百首》等英译著作,在此,我也要向这些著作者表示感谢。

“评析”部分,将做以下几件事情:或从体现女性隐喻的角度评价集中现存译文的高下;或提供相关文化内涵的注解;或提出新的译文。

三、以《关雎》为例

有人说,劳动和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诗经》三百零五,第一首《关雎》,就正是歌咏劳动和爱情的。雎鸠,据说是一种雌雄配偶专一的水鸟。它们在河中心的沙洲上一鸣一和,激起了诗人微妙的感情波澜。他想起一个从外形到内心都美好的姑娘,认定她是自己理想的终身伴侣。那姑娘顺着水流,或左或右采摘着长短不齐的荇菜。她优美的身姿深深印在了诗人心中,睡里梦里也在追求她。追求而不得,眼睁睁躺着苦苦相思。相思情悠悠,翻来覆去怎么睡得着?采荇菜的美丽姑娘啊,我要把你娶来,你弹琴,我鼓瑟,是多么和谐,是多么相爱!采荇菜的美丽姑娘啊,我要把你娶来,敲着钟,打着鼓,该多么热闹啊,该多么快乐!

这样一首歌咏劳动和爱情的诗,到汉代大儒口中,却被说成是歌颂“后妃之德”的“王者之风”。宋代欧阳修还坐实说,诗中的君子就是周文王,淑女就是太姒。倒还是生活年代和《诗经》比较接近的孔子说得客观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首诗,自古以来的《诗经》研究者都说它用了“兴”的写作方法。什么叫兴?东汉郑众解释为“托事于物”,南宋朱熹则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后世遂有“托物寄兴”或“起兴”之说。今人的解释,或以为兴与“联想”相似(朱自清),或以为兴是一种“象征”(周作人),或以为兴只是一个“开头”(刘大白)。其实,把上述几种说法综合起来,恐怕比较全面一点。在这首诗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二句,就起了开头、具有象征意义和引起联想几种作用。

译文一

ODE(Guan Ju)

Kwan—kwan go the ospreys,

On the islet in the river.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

Waking and sleeping, he sought her.

He sought her and found her not,

And waking and sleeping he thought about her.

Long he thought; oh! Long and anxiously;

On his side, on his back, he turned, and back again.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On the left, on the right, we gather i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With lutes, small and large, let us give her friendly welcome.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On the left, on the right, we cook and present i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With bells and drums let us show our delight in her.

James Legge 1871

译文二

A FAIR MAIDEN

By riverside are cooing
A pair of turtledoves;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
A maiden fair he loves.
Water flows left and right
Of cresses here and there;
The youth yearns day and night
For the good maiden fair.
His yearning grows so strong,
He cannot fall asleep;
He tosses all night long,
So deep in love, so deep!
Now gather left and right
The cresses sweet and tender;
O lute, play music bright
For the bride sweet and slender!
Feast friends at left and right
On cresses cooked tender;
O bells and drums, delight
The bride so sweet and slender!

X. Y. Z. 1988

本诗的女性隐喻特色可以体现在概念功能隐喻、语篇隐喻以及人际隐喻三个方面, 以下就此对以上译文做一简要评析。

概念功能隐喻。诗歌中充满了隐喻, 因而诗歌被称为“隐喻式语言”。从语言的功能来看“诗——以诗行形式排列的语篇”(A poem is a discourse arranged in lines), 具有交际的功能。它以诗歌体特殊的语言形式隐喻地表达一定的概念, 因此, 诗歌语言总是与某一概念的表达相联系。这一首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篇, 《诗经》所收录的诗歌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有的歌颂爱情, 有的赞美劳动, 有的反映社会矛盾, 《关雎》就是其中歌颂爱情的著名诗篇。在这首诗中, 诗人用关雎这种鸟隐喻对爱情忠贞的人。因此, 在翻译这首诗的时候, 就需要充分把握关雎鸟的概念功能隐喻。也就是说, 在将其转换成相应的英文时, 我们要选择最能表达这种隐喻意义的义项。根据裴伟的研究, 认为, 本诗中的这种鸟必须具备五种条件: 一、它应该是在作诗者的生活地域内经常可见的; 二、它惯常成双栖息; 三、生活在水边或洲渚上; 四、是鸟一类的; 五、鸟声应该是“关关”的。“关关”今音虽读如

guan-guan, 但上古无鼻韵母。这个声音, 当时实在应该读成“刮刮(入声)”, 如同后世白居易“间关莺语花底滑”句中的“间关”实应该读成“咕刮”(入声)一样(许多方言里, 这种入声, 到今天, 在江淮南北, 还是普遍存在着的)。事实上, 只要我们到乡村、园林里去留心一下, 从古到今, 鸟叫声总是这样, 根本没有叫成像今天带鼻韵母an的“关关”的。因此, 裴伟认为, 雎鸠应当指“苇莺”。

语篇隐喻。James Legge 的译文为了契合原诗特点——不断重复的“窈窕淑女”和“参差荇菜”, 译者也采用了相应的策略, 重复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和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这样, 在形式上多少能挽留原文的一些特点, 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形美。但是, 译诗采取的策略是长短不一的句式, 音节、音步参差不齐, 在这一点上, 又与原诗相左。同时, 译诗为无韵诗, 在韵律方面略逊一筹。原诗若按四句一小节, 那么, 可以划分为五个小节。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根据原诗特色, 也分成五个小节, 每个小节四句。原诗每句四个汉字, 译诗每句六个音节, 三个音步。每小节隔行压韵, 其韵脚安排为 abab cdcd efef gh-gh ijij, 这种韵脚的安排, 我认为, 可以隐喻诗歌描摹的青春恋人之间那种欢快愉悦的心境。因此, 在这个角度上, 许先生的译文应该是很好地传递了原文的意旨。在语篇隐喻层面, 许译大大胜出 James 的译文。

人际隐喻。Leech & Short 指出文学语篇信息传递中涉及作者——读者和隐性作者(implied author)——隐性读者(implied reader)两对概念, 说明文学作品, 包括诗歌具有双层次信息传递模式。一方面, 文学语篇体现作者和读者这一表层现实关系; 另一方面, 由于文学语篇的作者, 如“1-narrator”或“Third-person narration”并不一定指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作者本人, 读者也可能是作者心目中的读者(Widdowson, 1975), 所以文学语篇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还有深层关系, 即隐性关系。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这种双层人际关系, 体现在诗歌语言的人际功能中, 我们称之为人际隐喻。翻译时, 要考虑隐性作者和隐性读者关系的处理。译文的时代性以及作者读者的迁移性是人际隐喻翻译应考虑的两个主要内容。翻译时应适当地选择顺应性和商榷性方法。

四、结语

从前文所述内容来看, 我们的结论是: 一、中国古诗中, 确实存在隐喻, 特别是女性隐喻。这是当时社会现实所决定了的。二、把握这些女性隐喻特色, 有助于达成成功翻译的目标。三、只有熟谙中国传统文化和诗学传统的译者才能更好地肩负起汉译外的重任, 从而提出相应的译论。

[参考文献]

- [1] 马海燕. 《红楼梦》中隐喻的翻译方法之探讨[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4, (6): 43-46.
- [2] 刘利华, 张沛沛. 常规关系意识与英语隐喻翻译[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4): 78-79.
- [3] 党明虎. 从《长干行》看庞德英译汉诗的意象派风格

- [J]. 外语教学, 2003, (5): 61-64.
- [4] 水小重. 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汉诗英译的困难性[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3): 98-102.
- [5] 刘丹凤. 从认知角度看隐喻的翻译过程[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5, (5): 18-20.
- [6] 王国鹏. 从认知角度谈隐喻的翻译[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5, (6): 165-167.
- [7] 张云. 从文化认知的视角谈隐喻的翻译[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6): 82-84.
- [8] 卓振英. 汉诗英译的总体审度与诗化[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7, (4): 44-46.
- [9] 卓振英. 汉诗英译中的“炼词”[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 (12): 28-30.
- [10] 卓振英. 汉诗英译中的风格变通[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10): 31-36.
- [11] 王建平. 汉诗英译中的格式塔艺术空白处理[J]. 外语学刊, 2005, (4): 84-90.
- [12] 温建平. 汉诗英译中的人称确定与译者的诠释空间——从《葬花辞》的三种译文谈起[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 50-54.
- [13] 陈丽江. 略谈话语环境中的隐喻翻译[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03, (5): 58-61.
- [14] 闫军利. 论诗歌翻译的“信”“美”统一——从《红楼梦·秋窗风雨夕》两种英译比较谈起[J]. 外语教学, 2005, (6): 83-85.
- [15] 肖坤学. 论隐喻的认知性质与隐喻翻译的认知取向[J]. 外语学刊, 2005, (5): 101-105.
- [16] 周红民. 论隐喻翻译的认知运作方式[J]. 外语教学, 2004, (1): 60-63.
- [17] 杜晓, 张君. 名词性隐喻的翻译[J]. 烟台教育学院学报, 2004, (3): 61-64.
- [18] 张美芳. 图式分析隐喻翻译中的认知过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5): 43-46.
- [19] 李正栓. 徐忠杰翻译原则研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0): 45-48.
- [20] 耿艳梅, 阮红梅. 也谈隐喻翻译的合成理论[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10): 315-318.
- [21] 张保红. 意象与汉诗英译——以陶渊明诗《归园田居》(其一) 英译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4): 52-57.
- [22] 谭业升, 葛锦荣. 隐喻翻译的认知限定条件——兼论翻译的认知空间[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4): 60-63.
- [23] 李悦. 隐喻翻译的语用学分析[J]. 2004, (6): 25-30.
- [24] 王继丰. 英汉隐喻翻译中的同化与异化[J]. 龙岩师专学报, 2004, (3).
- [25] 姚勇芳. 英汉语结构差异在汉诗英译中的表现[J]. 中国翻译, 2000, (4): 25-27.
- [26]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古诗观止[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27] 许渊冲. 中诗音韵探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28] 许渊冲. 唐宋词一百首[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香港: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1.
- [29] 张廷琛. 魏博思(选译). 唐诗一百首[Z].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香港: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1.
- [30] 萧涤非, 程千帆, 马茂元, 周汝昌, 周振甫, 霍松林(等撰写). 唐诗鉴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 [31] 缪钺, 霍松林, 周振甫, 吴调公(等撰写). 宋诗鉴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 [32] 蒋星煜(主编). 齐森华 叶长海(副主编). 元曲鉴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 [33] 傅璇琮, 许逸民, 王学泰, 董乃斌, 吴小林(主编). 中国诗学大辞典.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 [34] 罗宗强, 陈洪(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朱德东)

Study of feminine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of some Chinese ancient poems

WANG Fang-l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poets used the women and love to give vent to real psychology and discontent on the societ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many excellent works such as describing love, on the way to officials, sentimental feelings, and sexual desire, which always contain a woman who connects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Why is there this special phenomenon?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in ancient China including the feudalist society, the stratified mind exists in everyone, as a result, in social life, a woman was always subordinated to a man and a man was subordinated to ruling group. Thus, the poets always played as female image to express their indignation in order to avoid impoliteness.

Keywords: Chinese ancient poems; feminine metaphor; translation research